

从选举制度变革探析坦桑尼亚 政党政治的演变

高天宜

内容提要 1992年，坦桑尼亚通过修改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使该国政党制度由一党政治向多党民主政治转变。经历20多年的发展，坦桑尼亚革命党在该国政坛维持了坦桑尼亚的政局稳定及其政府的权威性，具有一个政党主导国家权力、长期占据执政地位、稳定控制议会多数席位的“一党独大型”政治特征。这种政党政治模式的形成与坦桑尼亚独特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从坦桑尼亚各党派在总统大选和国民议会选举角逐看，各政党力量对比也在发生渐变。这需要执政党与时俱进，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治国理政能力，以改善民生为着力点，促进国家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政党政治 选举政治 坦桑尼亚 “一党独大” 坦桑尼亚革命党

作者简介 高天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 200241）。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大陆，撒哈拉以南大多数非洲国家建立了西式民主政治制度。经历20多年的发展，非洲国家的政党政治力量格局呈现三大类型：“一党独大型”（或称“一党主导型”）、“朝野势均力敌型”和“碎片化型”^①。其中，“一党独大”型国家约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总数1/3，也就是说，这种类型的政党形态在非洲较为普遍。而

^① 钟伟云：《非洲的政党政治：回顾与反思》，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5期，第91~92页。

且，一般说来，与另外两种类型政党相比，“一党独大型”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中取得较好的效果。那么，一个政党如何能够长期主导该国政治发展？其内在机理值得学界进行深入研究，尤其需要国别案例考察。坦桑尼亚在长期政治发展中，形成了“一党独大型”政党政治模式。由此，探究坦桑尼亚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对于整体把握非洲政党政治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考察一国的政党政治制度变化，可有多个视角，其中选举制度的改革与政党制度形态、政党政治的变化及一国民主模式的转换密切相关。这是因为选举制度作为现代国家政治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体现的是公共权力的委托与授予，影响力广泛。选举是现代政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合法途径，也是政党政治参与的重要体现。如果说选举是一国政治制度的基石，那么政党则是政治制度的中枢。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选举制度为切入点，剖析坦桑尼亚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并进而探析该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选举制度变革与多党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

坦桑尼亚独立之初，尼雷尔通过任命总统委员会设计了这样一种独创性的政治安排，即在力图保留一党制的同时，允许一定程度的政党政治竞争。但1985年之后，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坦桑尼亚自上而下改革选举制度，开始实行“绝对代表制”，推动该国政党制度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

（一）设置尼亚拉利委员会，行使立法建议权

1991年2月27日，姆维尼（Ali Hassan Mwinyi）总统宣布成立总统委员会，也就是尼亚拉利委员会（Nyalali Commission），该委员会由10名坦桑尼亚大陆人和10名桑给巴尔人组成，目的是考察西方各国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政治体制，提出坦桑尼亚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型的方案；该委员会还被赋予一定的立法建议权，从制度上为坦桑尼亚多党制选举提供保障。经过调研考察，1992年2月，尼亚拉利委员会提交了最终研究报告，其要点包括五方面：坦桑尼亚应当由一党制国家转变成为多党制国家；废除或者大幅度修改40种法律条令，以便适应新的政党政治发展形势；“乌贾马”运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应被废除；在全国范围内就多党制选举与民主对普通民众进行指导教育；建

议成立宪法委员会着手起草新的宪法。^①

正是基于尼亚拉利委员会的报告，为了应对多党制变革，坦桑尼亚政府着手对40种法律条令进行修改，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动当属修改《宪法》。坦桑尼亚1992年宣布修改《宪法》，《宪法》修正案就政治体制、总统权力、议会职责等做出了规定，删除必须坚持一党制等相关条款，强化议会的权力。与此同时，政府还对《1979年地方政府法令》（Local Authorities Act 1979）和《1985年选举法》（The Election Act of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1985）（以下简称《选举法》）进行了修改。前者主要负责规定地方政府在选举时的相关事宜，后者主要针对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做出相关规定。此外，尼亚拉利委员会提议，成立由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坦噶尼喀政府、桑给巴尔政府）联合的新型联邦政权，代替原来由两级政府（坦噶尼喀政府和桑给巴尔政府）联合的联邦政权。^②当然，《宪法》中对国家政党制度的相应修改则是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变化的最直接表现，其中第三条明确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一党制领导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改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世俗的社会主义国家，遵循多党民主制原则”^③。

（二）成立国家选举委员会，行使大选监督权

为配合建立多党制以及准备1995年的多党民主选举，坦桑尼亚于1993年成立了国家选举委员会（National Electoral Commission）和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Zanzibar Electoral Commission）。国家选举委员会的7名主要成员由总统任命（具体成员参见表1）。通常情况下，一旦国家选举委员会成员被任命，总统便无权对其进行罢免。国家选举委员会独立于现任政府和其他任何党派，且自20世纪90年代成立以来，其组织结构一直维持不变。桑给巴尔选举委

^① The Nyalali Commission, *The Nyalali Commission Report on Multiparty or Single Party System in Tanzania*, Vol. I & II; Dar es Salaam: Government Printer, 1992.

^② 三级政府的方案在坦桑尼亚引起了巨大争议。尼亚拉利委员会1991年曾对3000名桑给巴尔人和32275名大陆人进行了民意调查，仅有4名桑给巴尔人（占0.13%）和45名大陆人（占0.13%）赞成。而在反对者看来，“对于联邦而言，两个独立的共和国的联合，加上联邦政府，并不会对民众的安全和稳定带来任何帮助……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政治上，改变现有政府结构成立新型联邦政权，会削弱联邦政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权力。”Mmuya M. *Tanzania Revisited, Political Stability, Aid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Hamburg: Institute of African Affairs, 2000, p. 144; Julius K. *Our Leadership and the Destiny of Tanzania*. Harare: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95, p. 23.

^③ 《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世界各国宪法·非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986页。

员会除为桑给巴尔地区选举服务外，功能及职责与国家选举委员会一致。

表 1 国家选举委员会成员

姓名	在国家选举委员会中的职位
路易斯·马基穆 (Lewis. M. Makame)	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 (协调各部门负责人), 任上诉法院法官
奥古斯提诺·拉马扎尼 (Augustino Ramadhani)	国家选举委员会副主席、国际组织与观察主席, 任上诉法院法官
朱莉·曼宁 (Julie Manning)	新闻与公共关系负责人, 任坦桑尼亚司法部部长
马克·波马尼 (Mark Bomani) ^①	公众教育与非政府组织负责人, 任坦桑尼亚检察官
本·卢布洛 (Ben Lobulu)	选举程序与法律负责人, 任坦桑尼亚高等法院律师
所罗门·利亚尼 (Solomon Liani)	供应与物流负责人, 曾任警察总监 (已退休)
马塞尼·尤素福 (Masauuni Yusuf)	政府与党派负责人, 曾任桑给巴尔移民局局长 (已退休)

资料来源: Samuel S. Mushi, Rwekaza. S. Mukandala. *Multiparty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Tanzania's 1995 General Elections*. Tanzania Election Monitoring Committee, 1997, pp. 37 - 39.

按照坦桑尼亚新修改的《宪法》^② 第 74 条第六节以及《选举法》规定, 国家选举委员会在 1995 年选举过程中, 具有五方面的职责: 监管和配合总统大选以及议会大选中的选民登记工作; 监管和配合总统大选以及议会大选中的整个选举过程; 在议会大选前审查各地选区边界; 监督和协调选民登记以及议员选举; 根据议会制定的法律履行其他职能。^③ 国家选举委员会主要负责在大选过程中, 雇佣人员帮助选民注册, 监管投票等相关工作。但国家选举委员会承担的不仅是帮助坦桑尼亚民众完成选举工作的责任, 并且更多的是起到对参选人员资格审定以及监督的作用。同时, 国家选举委员会也会根据总统或者议会授予的权力履行相关职能。

① 1995 年 4 月, 马克·波马尼辞职, 代表坦桑尼亚革命党参加选举, 此举引起了反对党的强烈不满, 其职位由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系教授阿蒙·查理伽 (Amon E. Chaligha) 代替。

② 坦桑尼亚联合之后的一部正式宪法, 被称为“永久宪法”, 迄今为止坦桑尼亚仍在使用这一部宪法。

③ 《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 前引书, 第 1 000 页; “The Election Act of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of 1985”, [http://www.track.unodc.org/LegalLibrary/LegalResources/Tanzania%20United%20Republic%20of/Laws/Tanzania%20Elections%20Act%20\(1985\).pdf](http://www.track.unodc.org/LegalLibrary/LegalResources/Tanzania%20United%20Republic%20of/Laws/Tanzania%20Elections%20Act%20(1985).pdf), 2017 - 10 - 30.

国家选举委员会成员大多具有法律背景，以 1995 年坦桑尼亚选举委员会为例，在国家选举委员会 7 人当中，5 人有司法领域工作背景。其中，朱莉·曼宁是坦桑尼亚第一位女性司法部部长。实际上，拥有一定司法权的国家选举委员会能够成为界定坦桑尼亚大选是否合法的缓冲地带，同时可以通过司法权威防止“民主暴政”。不过，从实际情况看，选举委员会有时并未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例如，在 1995 年桑给巴尔大选过程中，坦桑尼亚革命党甚至决定让桑给巴尔选举委员会主席萨勒明·阿穆尔（Salmin Amour）辞去职务，作为坦桑尼亚革命党候选人参与桑给巴尔总统大选，并最终赢得桑给巴尔大选的胜利。实际上，一方面坦桑尼亚设立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大选的公平公正，但另一方面，坦桑尼亚革命党仍然通过一些手段维持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尤其是在桑给巴尔地区的统治地位。

（三）确定参与坦桑尼亚大选的政党及候选人条件

第一，“全国性”成为一个政党参与选举的必要条件。坦桑尼亚政府为了避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固有的地方民族主义在多党制的状态下死灰复燃，其《1992 年政党法》（下简称《政党法》）第九条规定：各政党必须是全国性的政党，而不得以部族、地区、宗教、语言集团、肤色、职业或性别等为基础组建政党；所有政党必须坚持遵守维护民族团结的原则，任何政党都不得以武力或其他手段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①

关于具有全国性政党背景的人员参与大选的规定，一方面有效防止了国内地方民族主义兴风作浪，同时也保证了坦桑尼亚政党所考虑的必须是国家整体而非某些特定地区。尽管当时民主化潮流已经席卷非洲大陆，但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将民主建设仅仅满足于迎合民众结党立社、拉帮结派参加投票选举的所谓民权利。^② 例如，在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出现了几十个人聚集起来便可成立一个政党的现象，这种情况导致了该国在民主化运动的初期曾出现了超过 420 个政党。因此，全国性政党成为政党参与选举的必要条件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坦桑尼亚在政党政治和国家建设方面能够摆脱地方民族主义或是特定宗教的束缚。

第二，规定副总统作为总统的竞选伙伴必须参与选举。在一党制时期，

^① “Tanzania Political Act of 1992”，<http://www.parliament.am/library/Political%20parties/Tanzania.pdf>, 2017-11-30.

^② 贺文萍：《民主与非洲的政治发展》，载《西亚非洲》2004 年第 1 期，第 59~63 页。

坦桑尼亚国家副总统是由总统上任之后任命。1994年，坦桑尼亚议会对《宪法》进行了第11次修改，规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设一名总统和一名副总统。同时，《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一位总统最多只有两届任期。其中，关于副总统的规定变动较大：由之前的由总统任命两名副总统（其中必须有一名是桑给巴尔人），改为副总统作为总统的竞选伙伴同样参与总统大选。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必须是同一个政党，且分别来自坦噶尼喀的桑给巴尔，副总统不能由桑给巴尔总统或是联合共和国总理兼任。^① 桑给巴尔已于1992年对自己的《宪法》进行相应修改。

坦桑尼亚《宪法》修改的目的有两点：其一，维护共和国的稳定，保障桑给巴尔人的权利。为了打消桑给巴尔人的顾虑，《宪法》同时规定桑给巴尔总统会在共和国内阁任职。其二，保障总统身份的合法性，确保如总统遭遇不测，弹劾或是检控时，副总统即使成为总统，亦由民主选举所产生。

第三，规定总统和国民议会候选人的具体条件。坦桑尼亚《宪法》第39条和第67条分别规定了总统候选人和国民议员候选的条件。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人，需具备以下条件：出生后成为坦桑尼亚公民；年满40周岁；正式注册的党派成员，并被该党派提名为候选人，或是由党派资助的人员；符合竞选国民议会或是众议院条件的成员；在大选前的五年时间内没有任何税收不良记录。^② 结合坦桑尼亚《选举法》第38条规定，参与国民议会选举的候选人需要具备以下7个条件：坦桑尼亚公民；年满21周岁；具有读写英文和斯瓦希里语的能力；在有关地区有不少于25人的登记选民为其背书；党派成员或党派资助人员；被地方法院证明有能力参与竞选；拥有50 000坦桑尼亚先令的保证金并且可以支付现金。^③

（四）对竞选资金进行具体规定

候选人所属政党需为其支付保证金，尽管国家选举委员会为总统候选人和议会候选人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事实上，政党选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竞争性政党政治可以说是一部“烧钱机器”。参加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的

^① 裴善勤：《列国志·坦桑尼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156页。

^② 《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前引文，第992~998页。

^③ “The Election Act of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of 1985”，[http://www.track.unodc.org/LegalLibrary/LegalResources/Tanzania%20United%20Republic%20of/Laws/Tanzania%20Elections%20Act%20\(1985\).pdf](http://www.track.unodc.org/LegalLibrary/LegalResources/Tanzania%20United%20Republic%20of/Laws/Tanzania%20Elections%20Act%20(1985).pdf)，2017-10-30。

候选人，除了具备上述条件以外，其背后还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修改后的《选举法》第 122 条规定，“（大选中）所有产生的费用必须由统一的基金组织管理和支付”^①。具体而言，坦桑尼亚大选和国民议员的候选人资金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提供部分选举资金。坦桑尼亚政府承诺：通过国家选举委员会为每个总统候选人和议会候选人分别提供 10 000 美元和 1 000 美元的资金支持。同大多数非洲国家及坦桑尼亚建国初的大选情势不同，坦桑尼亚政府在 1995 年大选期间借鉴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选举制度，执政党通过国家选举委员会向其他党派支付其竞选所需要的费用，为其他政党参与竞选提供机会。坦桑尼亚革命党在完善自身选举制度的同时，拓宽和保证了反对党的生存空间，所以，在 1995 年大选中部分有深厚民族基础或群众基础的政党仍然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地位。但有学者认为，这种行为在政府看来，根本原因或是反对党无法对坦桑尼亚革命党构成任何威胁。^② 例如，当坦桑尼亚革命党在某一选区发现自身可能落败之时，便会停止对反对党的资金支持。

另一方面，参加议会选举的候选人需要所属政党为其支付保证金，这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反对党提出议会候选人的人数。各党派候选人的资金来源渠道包括：个人的收入以及其经商所得；亲朋好友的资助；变卖财产；政府的补助金。^③ 对于人数较少的党派而言，由于其自身资金方面的薄弱，只能依靠国家选举委员会的补贴，在参选过程中通常会处境艰难，所以，这些党派会集中力量在个别选区，争取做到党派利益最大化。事实上，无论是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还是反对党，都未按照《政党法》规定公开参选经费。在坦桑尼亚国民议会选举中，较大党派的候选人通常都会在竞选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党派获得额外的资助。例如，在 1995 年坦桑尼亚国民议会选举中，反对党一共有 1 073 位候选人参与选举，但只有 46 位最后在选举中获胜，而坦桑尼亚革命党仅有 232 人参与选举，但在议会中获得 186 个席位。某种意义上而言，坦桑尼亚革命党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大选过程中起到决定性因素。

① “The Election Act of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of 1985”, [http://www.track.unodc.org/LegalLibrary/LegalResources/Tanzania%20United%20Republic%20of/Laws/Tanzania%20Elections%20Act%20\(1985\).pdf](http://www.track.unodc.org/LegalLibrary/LegalResources/Tanzania%20United%20Republic%20of/Laws/Tanzania%20Elections%20Act%20(1985).pdf), 2017-10-30.

② Hoffman B. & Robinson L., “Tanzania’s Missing Oppos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No. 4, 2009, pp. 123-136.

③ Samuel S. Mushi, Rwekaza. S. Mukandala. *Multiparty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Tanzania’s 1995 General Elections*. Tanzania Election Monitoring Committee, 1997, p. 96.

正是上述法律、制度层面的调整，为坦桑尼亚的多党制选举提供了保障。从一党制到多党制的变化，既有外部政治压力因素，又有其国内动力。与其他非洲国家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党制度变化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相一致，启动西式政治民主化改革是西方国家对坦桑尼亚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对于当时深陷经济危机的坦桑尼亚来说，无论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是否成熟，也无论它的国民是否愿意，都需要进行民主化改造，才能获得其急需的经济结构调整贷款。1992 年，尼亚拉利委员会曾进行过“坦桑尼亚是否应继续维持一党制”的调查，其结果是：坦桑尼亚大陆主张仍然实行一党制的人占 77.2%，主张多党制的人占 21.5%；桑给巴尔主张仍然实行一党制的人占 56.4%，主张多党制的人占 43%（参见表 2）。也就是说，坦桑尼亚大多数民众基于多党制可能引起国内政治混乱的担忧，希望该国继续实行一党制。尽管如此，在外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坦桑尼亚仍然被民主化浪潮裹挟其中，政党政治制度由一党制变成多党制。当然，这场自上而下的政党制度变革亦有其国内政治原因。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曾认为，同发展多党制政治相比，解决坦桑尼亚经济危机才是当务之急；在这个时候发展多党制，无异于破坏一党制制度下的和平与稳定。^①但在坦桑尼亚开国领袖尼雷尔的影响下，该国的政治精英意识到：因腐败与监管不力等因素而导致一党制政治的弊端是造成坦桑尼亚国内政治和经济落后的重要因素。正如尼雷尔 1988 年出访牙买加时所言：“人民是任何政党政治的唯一考量因素，为人民服务应当是政党的唯一目标……在党的内部，通过将民主与纪律相结合，党员们须既要拥护党的领导，又要保证它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实现了民主与纪律的结合，并由此实现政党的目标，政党才算有章程！”^②可见，他们希望多党监督能给坦桑尼亚带来良政与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坦桑尼亚革命党领导人也意识到民主化潮流是非洲各国的发展大势，需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在他们看来，“如果东欧发生变化，那么，其他一党制国家和那些宣称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将受到影响，坦桑尼亚可

^① Bennell P., “Privatiz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Progress and Prospects During the 1990s”, *World Development*, Vol. 11, 1997, pp. 1785-1803.

^② [坦桑尼亚] 朱利叶斯·尼雷尔：《尼雷尔文选：自由与解放》，谷吉梅、廖雷朝、徐红新、苏章海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 212 页。

以从东欧国家吸取到教训”^①。“非洲也不可能再回到20世纪80年代时期一党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②要想使坦桑尼亚摆脱困境，首先必须使坦桑尼亚革命党在竞争中重获新生，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参考各国的民主化进程，直接让坦桑尼亚政治发展步入多党制的轨迹。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多党制改革正符合时机，如果再有拖延，可能会发生像扎伊尔那样的混乱。^③由此，坦桑尼亚开启了多党民主政治的新时代。

表2 “坦桑尼亚是否应该继续维持一党制”的调查结果

结果 地域	是		否		没有回应		不置可否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坦桑尼亚	28 018	77.2%	7 817	1.5%	244	0.6%	220	0.6%
坦桑尼亚大陆	25 725	79.7%	6 118	19%	238	0.7%	200	0.6%
桑给巴尔	2 074	56.4%	1 582	43%	5	0.1%	18	0.5%
驻外使馆	221	64.8%	117	34.3%	1	0.3%	2	0.6%

资料来源：The Nyalali Commission, *The Nyalali Commission Report on Multiparty or Single Party System in Tanzania*, Vol. I. Dar es Salaam: Government Printer, 1992. p. 60.

坦桑尼亚革命党政治优势的形成及原因

自从1992年7月坦桑尼亚采用多党政治体制以来，该国一党制期间的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长期当政，其他在野党未对革命党构成根本性挑战，构成坦桑尼亚政党政治的基本格局。

（一）多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伴随着1992年坦桑尼亚通过修宪确立多党政治体制以来，基于政党的全国性地域属性规定，坦桑尼亚正式注册的政党共有24个^④。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政党大多是在党禁开放之初的1992至1994年注册并获承认的。与

① Jane Perlez, “African Elder Trim One – Party Stan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1990.

② 参见高晋元：《多党民主化在非洲的发展》，载《西亚非洲》1994年第5期，第7~12页。

③ Hoffman B & Robinson, *State Build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Faith, Hope, and Realities*, Santa Barbar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9, p. 187.

④ 《坦桑尼亚国家概况》，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fz_677316/1206_678574/1206x0_678576, 2017-11-30。

大多数非洲国家相比，坦桑尼亚政党数量并不多，选票相对集中在坦桑尼亚革命党和一两个反对党，未出现党派林立的政党格局。

当下，坦桑尼亚政治实力较大的政党，首屈一指是坦桑尼亚革命党。该党成立于1977年2月，系原坦噶尼喀地区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桑给巴尔地区的非洲设拉子党合并而成，尼雷尔任首任主席。作为一党制期间的执政党，它拥有一套完整的党内制度与鲜明的纲领。该党认为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是建立一个公民享有平等与自由社会的唯一途径，^① 主张通过发展经济，从教育和卫生等多个方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任主席为约翰·马古富力（John Magufuli），秘书长为阿卜杜拉赫曼·基纳纳（Abdulrahman Kinana）。其党员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0，是坦桑尼亚实力最为强大的政党。

其他主要政党包括：（1）公民联合战线（CUF），是桑给巴尔地区反对党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一个政党，1992年由来自坦噶尼喀大陆的政治活动家詹姆斯·马帕拉拉（James Mapalala）和前桑给巴尔首席部长赛义夫·沙里夫·哈马德（Seif Shariff Hamad）组建，在桑给巴尔地区拥有很高的声望，代表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与部分当地人的利益；（2）全国建设和改革会议党（NCCR - Mageuzi），1991年由一些律师、学者、教授以及对革命党不满的年轻骨干精英所组建成立，1993年注册为正式党派，其目标是为争夺坦噶尼喀大陆民族权利而斗争；（3）联合民主党（UDP），1994年注册为正式党派，该党更重视社会发展，提出要加大对教育和医疗事业的资金投入；（4）民主发展党（CHADEMA），1992年7月成立，1993年注册为正式党派，该党拥有一些富有经验的前革命党领导人，被尼雷尔誉为“除了革命党之外最想加入的党派”，^② 自1995年以来，该党便是继坦桑尼亚革命党之后大陆方面实力最为雄厚的政党，其目的是主张成立三级政府代替现有两级政府结构。而其他较小的党派或多或少仅限于地区，无论是政党实力还是选举策略，对于大选结果及政党政治走向影响很小。

1992~2017年间，坦桑尼亚共举行了5次国民议会选举。从表3可以看出，革命党、公民联合战线、全国建设和改革会议党、联合民主党、民主发

^① 2000年坦桑尼亚国民议会通过第13次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主义”的含义进行重新界定，但革命党迄今未修改其党章。参见裴善勤：前引文，第156页。

^② Samuel S. Mushi and Rwekaza S. Mukandala, *Multiparty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Tanzania's 1995 General Elections*, Tanzania Election Monitoring Committee, 1997, p. 153.

展党等多个政党参与该国国民议会席位的角力,这表明选举已成为坦桑尼亚多党派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

表3 坦桑尼亚1995~2015年国民议会选举结果 单位:%

年份	革命党		公民联合战线		全国建设和改革会议党		联合民主党		民主发展党		其他政党	
	得票率	议席占比	得票率	议席占比	得票率	议席占比	得票率	议席占比	得票率	议席占比	得票率	议席占比
1995	59.22	80.17	5.02	10.34	21.83	6.90	3.32	1.30	6.16	1.30	4.45	0
2000	65.19	87.44	12.54	7.36	3.61	0.43	4.44	1.30	4.23	1.73	9.99	1.73
2005	69.99	88.79	14.24	8.19	2.21	0	1.44	0.43	8.20	2.16	3.92	0.43
2010	60.20	77.82	10.61	10.04	2.51	1.67	1.47	0.42	23.86	9.62	1.35	0.42
2015	55.04	73.43	8.63	12.5	1.50	0.39	0.09	0	31.75	13.28	2.99	0.39

说明:坦桑尼亚议会除选举产生之外,部分席位为总统指派而未被列入统计与计算范畴。

资料来源:坦桑尼亚国家选举委员会官网:<http://www.nec.go.tz>, 2017-10-25。

(二) 坦桑尼亚革命党在选举中的表现

坦桑尼亚1995年大选最先进行的是国民议会的选举,经过法律认可的13个全国性政党宣布参与此次选举。在选区划分上,国家选举委员会依据坦桑尼亚《宪法》所赋予的权力,根据地理位置、人口等现实因素,将坦桑尼亚分成232个选区,其中182个选区位于坦桑尼亚大陆,其他50个选区位于桑给巴尔。与以往不同的是,坦桑尼亚议会中原本只有180个席位(130个属于坦桑尼亚大陆,50个属于桑给巴尔),换言之,新议会由于选区的重新划分,使得坦桑尼亚大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52个席位,而桑给巴尔维持不变。从坦桑尼亚议会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坦桑尼亚革命党在每一个选区都有候选人参与竞选,最终该党在议会选举产生的232个席位中获得了186个席位,可以说大获全胜。^①

1995年11月,坦桑尼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多党总统大选。穆雷马获得27.8%的选票,利蓬巴获得6.4%的选票,齐约获得4%的选票,坦桑尼亚革命党候选人姆卡帕以61.8%的得票率(超过50%的得票即可无须进行第二轮大选投票)当选为坦桑尼亚建立多党制以来的第一任总统。自2000年到2015年的每五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中,姆卡帕(得票率71.7%)、基奎特(2005年

^① 参见坦桑尼亚国家选举委员会官网:<http://www.nec.go.tz>, 2017-10-25。

和2010年分别为80.3%和62.8%)、马古富力(58.5%)在总统大选中都获得了半数以上的支持率,该党在多党制施行后的历届总统选举中均获胜利。^①此后,坦桑尼亚又举行了4次议会选举。从图1和表3可以看出,坦桑尼亚革命党自1995年选举制度变革以来,一直在议会席位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占据议会席位的70%以上。即使议会选举得票率最低的2015年,坦桑尼亚革命党依然保持了对国家议会的掌控。^②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表3和图1清楚地看到,2015年无论是国民议会选举,还是总统选举结果,均表明坦桑尼亚革命党的支持率明显降低,反对党与坦桑尼亚革命党在总统选举结果的差距甚至缩小至15%以内,但坦桑尼亚仍保持了自1995年形成的“一党独大”政党政治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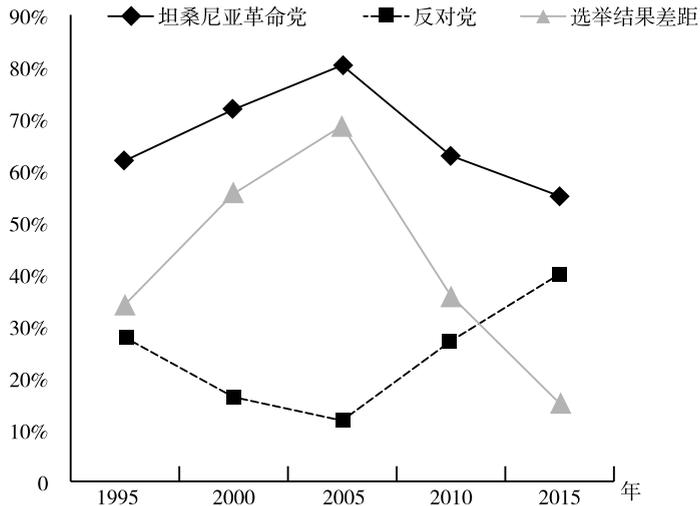


图1 1995~2015年坦桑尼亚革命党总统大选得票率

说明:1995~2005年坦桑尼亚最大反对党是公民联合战线,2010~2015年坦桑尼亚最大反对党是民主发展党。

资料来源:坦桑尼亚国家选举委员会官网:<http://www.nec.go.tz>,2017-10-25。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1964年4月22日坦噶尼喀共和国和桑给巴尔人民共

^① “African Elections Database”, <http://africanelections.tripod.com/zanzibar.html>,2017-10-29。

^② 坦桑尼亚议会席位从1995年的选举产生232席,加上指派一共269席,到2015年已经增加至选举产生239席,加上指派350席。指派的席位是按照议会选举产生的比例分配,但由于指派席位的增加,所占议会席位的比重增大,使得坦桑尼亚革命党的优势更加明显。

和国两国元首签订的《坦噶尼喀共和国与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联合法案》，桑给巴尔享有高度的自治制度，包括拥有独立的立法、司法机构，其总统由桑选民直选产生，桑给巴尔大选与坦桑尼亚全国大选同时举行。在桑给巴尔地区，坦桑尼亚革命党与公民联合战线始终保持一个相对均势的状态。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上述两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所占席位分别是26席和24席、34席和16席、30席和19席、28席和22席、50席和50席，而两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得票率分别为50.24%和49.76%、67.04%和32.96%、53.18%和46.06%、50.11%和49.14%。^①与坦桑尼亚大陆选举的平稳态势不同，桑给巴尔地区的选举自1995年以来便充满矛盾甚至激烈冲突。2015年桑给巴尔大选引发混乱之后，公民联合战线甚至拒绝重新参与桑给巴尔总统选举，这给桑给巴尔地区的政治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三）坦桑尼亚革命党“一党独大”格局形成的原因

纵观坦桑尼亚自选举制度变革以来的5次选举，总体上依然是坦桑尼亚革命党在选举中占据有利地位，该党在1995年大选之后维持了坦桑尼亚的政局稳定及其在政府的权威性，具有一个政党主导国家权力、长期占据执政地位、稳定控制议会多数席位的“一党独大型”政治特征。这种政党政治模式的形成与坦桑尼亚独特的历史、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一党主导型”政党政治有助于坦桑尼亚实现民族整合与社会稳定。从历史来看，坦桑尼亚是由坦桑尼亚大陆（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组成。它们原是两个国家，不仅面积大小悬殊，而且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坦桑尼亚大陆各民族间相对和谐，而桑给巴尔岛的两部分——奔巴岛和翁古贾岛的居民之间历来就有隔阂；在宗教信仰方面，坦桑尼亚大陆多数人信仰基督教或非洲原始宗教，而桑给巴尔岛95%以上的居民是穆斯林；从文化和教育角度来看，斯瓦希里语和斯瓦希里文化成为坦桑尼亚大陆居民联系的纽带，而桑给巴尔岛已基本伊斯兰化。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自1964年成立后，民族结构非常复杂，境内共有超过120个民族，是东非拥有民族最多的国家。因此，民族整合是坦桑尼亚政府长期而艰难的任务。相对集中的政治统治可以更好地保持一国的政治稳定，政治民族化、地域化的倾向就不会那么明显。

^① 2015年桑给巴尔选区增加至54区，但公民联合战线再重新投票之后拒绝参与总统大选，革命党因此获得91.4%的得票率。See <http://africanelections.tripod.com/zanzibar.html>, 2017-10-29.

第二，以集权为要义的传统政治文化对坦桑尼亚“一党独大”政党政治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尼雷尔曾把坦桑尼亚的传统社会描绘成“意见一致的社会”，又被称作“大树下的民主”——先人围坐在一棵大树下，就共同体（氏族、部落或村庄）的事物展开讨论，这种讨论没有时间限制，需要多久就持续多久，直到各方达成一致意见为止。^①换句话说，讨论的结果强调认同，同时不允许存在反对意见。在实际过程中，持有反对意见的人往往会被首领采取各种方式说服，重视权威主义意识深入人心。所以，意见统一成为坦桑尼亚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持己见者友，非己见者敌，建立在“大树下的民主”的坦桑尼亚传统文化是服从型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结合体，但本质上更倾向于集权型。这种思想在政党政治领域则表现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往往通过政治活动想方设法谋求保持执政地位。

第三，革命党自身拥有强大的政治实力。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密斯（Benjamin Smith）认为，上层政治精英在建立政权时，自身实力的大小和反对派势力的强弱成为其首要考虑的两个因素。在一党制建立之初的条件和形势对其后来的发展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建国之初势力越薄弱，反对派力量越强大的一党制政权反而在之后的历史当中更具有生命力。^②坦盟^③在坦桑尼亚建国之初，外部有强敌窥伺，内部缺乏权力基础。对于坦盟而言，只有将执政党与各个团体相结合，保证其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为其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从而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才能使得其他团体在危机情况下权衡利弊，仍然坚持与坦盟合作。所以，革命党在坦桑尼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与其他集团结成政治联盟，保证其即使在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时依然能够保持着绝对的统治力。坦桑尼亚革命党在1995年大选之后，维持了坦桑尼亚本国的政局稳定，坦桑尼亚政府依然保持着权威性，桑给巴尔问题也并未引发该地区的大规模冲突或动乱。姆卡帕当选总统后，建立了利奥巴委员会（Warioba Commission），对政府存在的腐败问题进行调查。因此，该党在多党制民主政治发展中，保留了自身政治权力的同时，对坦桑尼亚政治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另外，从坦桑尼亚经济发展情况看，虽然坦桑尼亚属于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

^① 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② 参见本杰明·史密斯（Benjamin Smith）：《政党与政权的生命》，载《开放时代》2008年3期，第89~109页。

^③ 即坦桑尼亚革命党前身。

一，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95年的52.25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474.31亿美元，2000年、2010年和2016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4.9%、6.4%和7.0%，^①经济快速且稳定增长。坦桑尼亚革命党良好的执政业绩，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由此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安全。

第四，适宜的选举制度有助于坦桑尼亚革命党保持强势政党地位。从非洲国家转型时期的选举制度类型来看，绝大多数为“比例代表制”和“绝对代表制”^②。“比例代表制”虽然可以降低“一党独大”产生的可能，更易形成联合政府，但由于其内阁不稳，反而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绝对代表制”则更趋向于稳定，也更可能产生“一党独大”的政府。坦桑尼亚采用的就是“绝对代表制”，也最终形成坦桑尼亚革命党一党主导型政府。实际上，无论哪一种选举制度，都倾向于对大党有利。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利普哈特在分析选举制度的政治影响时，引入比例性偏差度概念。他认为，比例性偏差度表示政党所获得的议席比例偏离其所赢得的选票比例的程度。在判断选举制度的不同向度如何影响选举结果的时候，比例性偏差作为因变量具有其内在的重要性。^③从事实上看，无论在坦桑尼亚，还是在其他非洲国家，一党制时期的执政党在大选中大多能赢得了2/3以上的选票，且维持了其自身的统治力。由此反映出选举制度对建立“一党独大型”政党政治的影响。

此外，《宪法》及《政党法》对于所有党派的定位——必须是全国性的政党，进一步将地方民族主义矛盾通过法律框架内的程序加以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坦桑尼亚政府设立国家选举委员会，并将委员会独立于政府之外，负责监管大选期间相关事宜，同时可以通过司法权威防止独裁，政府无权在选举过程中干涉国家选举委员会。由此，革命党在完善自身选举制度的同时，拓宽和保证了反对党的生存空间，从而创造了一个自由和有竞争力的竞选环境，^④由此避免了2017年11月津巴布韦发生的政权更替政治危机。在坦桑尼

① 参见世界银行网上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tanzania?view=chart>，2017-11-30。

② 比例代表制可进一步划分为最大余数法、最高平均数法、单一可转让投票制；绝对代表制的主要子类型有：相对多数决定制、两轮投票制、选择投票制。

③ [美国]阿伦·利普哈特：《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④ Prempeh H K, "African Judges, in their own cause: Reconstituting Independent Courts in Contemporary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No. 4, 2006, pp. 592-605.

亚，一些政党参加大选角逐，有时会出现临时结盟现象，其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和本党的知名度和影响，以便在选后的权力分配中获得有利的位势。例如，在2015年大选前，坦桑尼亚主要的反对党民主发展党、公民联合战线、全国建设和改革会议党以及全国民主联盟党（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就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同盟——坦桑尼亚宪法联盟（Ukawa），通过政治同盟的形式，集中各个政党力量参与总统竞选。^①

总体看，坦桑尼亚的选举制度虽然一方面通过选举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有利于缓解坦桑尼亚所出现的政治危机；但另一方面，坦桑尼亚选举制度及后续的修改方案都具有很强的大党政治偏向性，实际上也引发了坦桑尼亚反对党的不满。随着反对党政治联盟的建立，坦桑尼亚革命党的优势已经逐渐在缩小，加之桑给巴尔地区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坦桑尼亚革命党未来执政道路仍然面临巨大的考验。

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发展新趋势

坦桑尼亚自实行多党民主制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典型的“一党独大”型国家。2015年以来，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已出现以下新特点：

（一）坦桑尼亚革命党仍居政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面临增强内在凝聚力及统治力的挑战

坦桑尼亚革命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大党，具有广泛的社会根基与强大的政治能力。该党在政党体制变化后依然具有强大的统治力，不仅因为其在修订《宪法》以及选举制度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更因为坦桑尼亚革命党遵循了传统的“大树下的民主”，而选民对于革命党出于自身惯性的政治认同，更使得该党在转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着统治地位。特别是2013年下半年，坦桑尼亚革命党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走基层”活动，深入农村，落实上一次大选期间候选人承诺事项情况。^②这一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该党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声望。

所以，即使在2015年反对党组建强大的政治联盟之后，对于广大坦桑尼

^① 坦桑尼亚宪法联盟的形成是反对党出于尝试对坦桑尼亚2014年宪法修改提案抗议所组建。

^② 吕友清：《对2015年坦桑尼亚大选形势的总体评估》，载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zl/zatan/2015-03-02/18493303.shtml>，2015-10-26。

亚人，尤其是农村居民而言，坦桑尼亚革命党仍是其政治首选。但前革命党党员、在民众中有一定声望的坦桑尼亚前总理爱德华·洛瓦萨（Edward Lowassa）因为权力斗争的失败而加入民主发展党，并代表坦桑尼亚宪法联盟参加2015年坦桑尼亚总统竞选，最终获得39.97%的选票，属历届选举以来反对党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此举预示着该党内部矛盾重重，其凝聚力与统治力不复当年。虽然该党在局势上仍然掌握主动，但如何提振该党的内在向心力、保持党内团结、提高战斗力，是当下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关键。

（二）反对党开始组建政治同盟，联合对抗坦桑尼亚革命党

作为坦桑尼亚建立以来的唯一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可以利用国家的公共资源为其选举服务，而并不依赖传统的社会动员。正因为该党的去社会化趋势，迫使社会中各个力量汇集起来，形成一股比以往更为强大的反对力量。虽然坦桑尼亚宪法联盟目前仍属于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同盟，但它的出现使得坦桑尼亚革命党在2015年大选时体会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在总统选举的得票数（58.46%）甚至低于1995年第一次选举的得票数（61.82%）。这一方面为坦桑尼亚党在完善其制度及改善民生方面敲响了警钟，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出现多党联合的新趋势。

（三）桑给巴尔选举纠纷破局困难，但合作发展为桑给巴尔地区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自坦桑尼亚实行多党选举以来，伴随着权力与利益争夺，桑给巴尔多次出现逢选易乱情况。1995年，公民联合战线因为不满桑给巴尔总统大选结果，退出桑给巴尔政府。2000年，桑给巴尔自治政府吸取了第一次选举准备方面的不足，试图扩大反对党规模，但也引发了民众和维护部队之间的严重冲突，这起冲突导致至少40人死亡、600人受伤。而2005年和2015年的坦桑尼亚大选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2010年，坦桑尼亚革命党和联合公民战线为了解决两个政党之间权力分配问题，签署了合作协议——玛瑞迪阿诺（Maridhiano）^①，提议组建桑给巴尔联合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2010年7月31日，66.4%的桑给巴尔人投票通过了组建联合政府的提议。^②

^① “玛瑞迪阿诺”，斯瓦希里语，意为妥协。

^② Report of the Commonwealth Observe Group, “Tanzania General Election”, 31 October 2010, http://aceproject.org/ero-en/regions/africa/TZ/tanzania-final-report-general-elections-commonwealth/at_download/file. 2010-10-31.

2010年大选联合公民战线即使在议会席位当中略输于坦桑尼亚革命党，也还是承认了大选结果，同该党共同组建联合政府，保证了桑给巴尔地区政局的稳定。2010年是桑给巴尔地区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大选当中没有出现不稳定因素的选举。实际上，2010年桑给巴尔宪法修改之后的第39条第三节规定，允许拥有超过10%选票的反对党出任副总统一职，但2015年公民联合战线抵制参与桑给巴尔地区的重新大选，为该地区增添了不稳定因素。^①从桑给巴尔地区政党政治发展趋势来看，桑给巴尔已经不太可能再回到一党统治的模式下。联合政府的建立一方面为坦桑尼亚革命党未来如何处理好桑给巴尔地区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也说明无论是坦桑尼亚革命党还是公民联合战线，摆脱“零和游戏”的旧式思维方式，是桑给巴尔地区政党政治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

上述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出现的新特点，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坦桑尼亚革命党内部政治角斗升级的延续引发了坦桑尼亚政党力量变化。2012年，坦桑尼亚通过宪法审查委员会^②向民众征求修改意见，其主要提议包括：限制议会规模；移除不良议会代表；限制行政当局的权力；重视性别平等；加强对政府监控等。但这些提议经过立宪议会修订之后，与原先议题相比，没有采纳组成三级政府结构的提议，同时并未对总统及议会权力加以限制，从而引发了反对党的强烈不满。^③于是，反对党组建的坦桑尼亚宪法联盟意图抵制立宪议会对宪法修改的提议，坦桑尼亚革命党想要维持原有体系和反对党呼吁建立新政府所产生的巨大分歧，从而使得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这也成为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力量格局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

从深层次来说，恰如其他国家“一党独大”型执政党一样，坦桑尼亚革命党利用其掌握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制定了有利于其支持者的公共政策，巩固选民基础并为下一次选举提供有利条件，这种模式保证了该党在大选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同时也反映出其内部斗争是牵动整个坦桑尼亚政党政治走势的关键性因素。洛瓦萨在基奎特时期是坦桑尼亚总理，同时被看作下一次总统大

^① Christopher Majaliwa, “Tanzania; Zanzibar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Hangs in Balance”, 13 March 2016,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603230038.html>, 2017-08-23.

^② 坦桑尼亚宪法审查委员会由来自坦桑尼亚大陆和桑给巴尔地区各15人组成。

^③ Clyde and Co LLP, Lexology, “Tanzania Constitution Review – President Announces Date for Referendum”, 11 November 2014,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5ef3c0ec-abdb-491e-b67e-3d501f9dd6f2>, 2017-10-27.

选坦桑尼亚革命党的候选人，在马古富力成为该党大选候选人之后，洛瓦萨甚至不惜加入反对党同该党分庭抗礼。坦桑尼亚政治联盟之所以在总统大选当中获得较高的支持率，离不开民众对于洛瓦萨时任坦桑尼亚总理时的认可，而坦桑尼亚政党政治的变动近似于坦桑尼亚革命党内部斗争的延续。

第二，失业青年与中产阶级成为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发展变化的主要推动力。坦桑尼亚自1995年大选之后，国内生产总值逐渐恢复增长。根据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 Stiftung）对2000~2010年十年间非洲49国经济增长情况的研究，坦桑尼亚的平均增长率为7%，居非洲国家第十位。^①然而，在坦桑尼亚整体经济中，近一半属于非正式部门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并不被政府所重视，但其作用与影响却越来越明显，迅速扩张的非正式部门经济甚至成为坦桑尼亚就业的重要渠道。^②非正式部门经济有其特殊性，对于就业而言也只是权宜之计（吸纳就业情况不稳定）。根据坦桑尼亚2013年发展计划的数据显示，该国仍有32%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③更为重要的是，据统计，坦桑尼亚失业人口集中于15~34岁青年群体，而这一群体的平均失业率高达13.4%，其中城市地区失业率已经达到22.3%的历史最高点。^④广大失业的年轻人未曾经历过革命党一党制时期，对革命党并无多少历史延续下来的情感，他们希望获得就业岗位，然而庞大的失业率使得这一群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来自于城市的年轻人，生活的压力使他们更为迫切的要求政治与经济改革。

此外，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是坦桑尼亚中产阶级与公民社会的崛起，他们所追求的是良好的政府服务和自身财产的保障。自姆维尼时期起坦桑尼亚革命党就针对政府间官僚与腐败问题，进行严抓、严打，但根据“透明国际”的指数显示，坦桑尼亚2016年的腐败情况与往年并无太大改善。^⑤作为坦桑

① 参见钟伟云：前引书，第90~106页。

② 参见高天宜：《浅析坦桑尼亚服务业非正式部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状与对策》，载《经济师》2016年第8期，第100页。

③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ject, *Project Document: Democratic Empowerment Project*, 2013, p. 12.

④ “Youth Unemployment, National Priority in Tanzania”, <http://www.youthemploymentdecade.org/en/repor/youth-unemployment-national-priority-tanzania>, 2017-11-30.

⑤ “Sub Saharan Africa: Corruption is a Big Issue in 2016 African Elections”,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africa_corruption_is_a_big_issue_in_2016_african_elections, 2017-12-05.

尼亚大陆最大的反对党，坦桑尼亚民主发展党在大选过程中并未明确提出一套完善的经济改良政策或是国家发展规划，他们在大选中所涉及的，无外乎是对腐败、政府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强烈控诉和承诺改善，民主发展党这一施政理念广受坦桑尼亚中产阶级拥护，如革命党仍无法解决就业与腐败问题，其是否能长期保持政坛领导地位尚未可知。

第三，伊斯兰极端主义使得桑给巴尔地区问题复杂化。从历史上看，桑给巴尔地区同伊斯兰地区联系十分紧密，来自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主要是1700年到1850年之间移民至此的阿曼阿拉伯人，尤其是在阿曼帝国首都从马斯喀特迁到桑给巴尔之后。其余大多数的阿拉伯人通常是来经商的小商人。直到桑给巴尔革命前，阿拉伯人一直是上层统治阶级。这使得坦桑尼亚大陆与桑给巴尔之间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异。

随着2010年桑给巴尔地区组建联合政府，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有抬头趋势，并开始在桑给巴尔地区肆虐，最为典型的是来自桑给巴尔的伊斯兰分裂组织“乌穆索”（Uamsho，意为“觉醒”）。“乌穆索”成立于2002年，其宗旨是为了寻求桑给巴尔地区从坦桑尼亚独立，重返伊斯兰世界。由于桑给巴尔地区的失业率较高，这种极端主义行为在2010年桑给巴尔联合政府成立后，很快受到一些无业者的拥护。2012年12月，一名罗马天主教牧师在家门口遭到枪袭^①，随后甚至出现针对桑给巴尔外国游客的袭击^②。这对于本来已贴有“逢选易乱”标签的桑给巴尔而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出现给复杂的桑给巴尔政党政治局势增添了非传统不安全因素。

其一，反对党公民联合战线所代表的正是桑给巴尔当地传统穆斯林的利益，但随着伊斯兰分裂组织“乌穆索”的出现，公民联合战线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随着极端主义在桑给巴尔地区的盛行，公民联合战线不得不正视这一股宗教极端组织；另一方面，公民联合战线需要抵制这种极端主义行为，以防与之有所牵连。

其二，地方民族主义因素重现桑给巴尔大选。尽管同公民联合战线相比，

^① “Catholic Priest Seriously Wounded in Zanzibar, Tanzania”, <https://morningstarnews.org/2012/12/catholic-priest-seriously-wounded-in-zanzibar-tanzania>, 2017-12-02.

^② 虽然“乌穆索”立即否认并谴责此次事件，但多方证据仍表明此次袭击系“乌穆索”所为。参见《两名英国女孩在坦桑尼亚遭“泼酸”袭击》，载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8-08/5140935.shtml>, 2017-12-02。

“乌穆索”在政治上的支持率仍然很低^①，但其作为一股代表地方极端穆斯林的政治力量，“乌穆索”在 2015 年大选时期的口号是“要求推动穆斯林地区的经济发展，抵制来自大陆的腐朽”^②，这种带有强烈地方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依然受到相当多的关注。2016 年桑给巴尔重启大选之后，坦桑尼亚政府甚至单方面宣布“乌穆索”同意重新进行大选。^③ 这从侧面表明，“乌穆索”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桑给巴尔地区 90% 以上的人口为穆斯林，所以无论是对于坦桑尼亚革命党还是公民联合战线而言，伊斯兰极端主义作为新兴势力的出现，势必会对原先已非常复杂的桑给巴尔地区局势带来不稳定因素。两党之间对抗还是继续联合成为桑给巴尔地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余论：关于政党政治模式与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思考

坦桑尼亚政党政治模式是众多非洲国家“一党独大”政党政治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非洲的政治生态，需要我们理性认知与深入思考。

第一，一个国家政党政治变革形式不能脱离其历史背景，要结合本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政党政治和民主形式要符合本国国情。从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变革来看，坦桑尼亚革命党作为该国主导性政党，依托其执政行政资源，居于政府决策的中心，领导该国实现了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这离不开该国强有力政党的执行力，及其创造了稳定的国家政治发展环境。同样，在乌干达，穆塞韦尼政府通过对自身国家国情的透彻分析之后，认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最有效最符合国情的方式便是“无党派民主”，而最终这种“无党派民主”得到了乌干达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在毛里求斯，工党、社会主义战斗党和毛里求斯战斗运动三大政党三足鼎立，使该国政权始终在三大政党中轮替，保

① “Zanzibar: Trouble in Paradise with Contentious Election Result”, *The Irish Time*,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africa/zanzibar-trouble-in-paradise-with-contentious-election-results-1.2574227>, 2017-12-04.

② “Trouble in Paradise as Radical Islam Grows in Zanzibar”, *Independent*,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frica/trouble-in-paradise-as-radical-islam-grows-in-zanzibar-8231626.html>, 2017-12-04.

③ “Tanzania: Uamsho Leader Refutes Supporting Fresh Polls in Zanzibar”, *Tanzania Daily News*,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602041209.html>, 2017-12-04.

持了该国政治生活的有序进行。因此，世界各国的政党政治民主形式具有多元化，不能定于一尊，要与该国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传统文化相契合。

第二，执政党要妥善处理国内地区民族之间的矛盾，一个稳定与统一的国家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变革后产生的最大问题是桑给巴尔地区因追求自身政治权利引发的社会动荡。对于绝大多数经历了政党政治变革的非洲国家而言，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是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的边界是根据纬度或者 1884 年柏林会议上的殖民地划分。这种将殖民者意志强加于非洲国家的做法，容易造成非洲国家内部民族差异性加大，使国内各民族之间没有认同感。所以，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民主化”则更像是“地区民族化”，民主问题往往会演变成为民族问题。执政党只有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矛盾，才能使整个社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状态。纵观 20 世纪 90 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只有在改革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地区民族问题的国家，才能确保其在之后的政治和经济建设的长足发展。

第三，一个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所谓“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非洲政党政治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套用与模仿“西方模式”，而是其在自身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扬弃，最终探索出一套适用于本国特色的政党政治模式。从坦桑尼亚政党政治变革来看，施行多党制之后，坦桑尼亚严格控制党派数量，要求新注册的政党必须是全国性政党。实际上，这种渐进式的政治变革既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又能推进政治的理性化与民主化建设，这不仅需要寻求变革的上层阶级和下层民众在政治上形成基本共识，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国家制度框架的情况下，保证国家治理机制在政治转型时期做到有效的调节，更需要身为执政党的革命党在改革过程中处理好政治发展或国家治理改革推进的速度、程度与保持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改革过快，会削弱国家的稳定性和治理的绩效；改革过慢或力度不够，会延误发展的机会，也将使改革难以推动，最终被反对改革的利益集团所阻碍。^①

此外，虽然坦桑尼亚属于“一党独大型”政党政治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固化的，有可能向“朝野势均型”或“碎片化型”变化，起决定因素的变量是革命党治国理政能力的高低及其所取得的政绩。政

^① 李路曲：《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239 页。

党的发展应紧跟时代步伐，与大众紧密联系，保持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须摆脱“零和游戏”的思维方式，通过合作与共商为有效缓解政治危机提供新思路；政党政治发展的核心在于改善民生，提升政府工作效率与清廉指数，这远比向选民提供“空头支票”要重要得多。

The Evolution of Tanzania Political Part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ctoral Politics

Gao Tianyi

Abstract: In July 1992, the system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anzania was transformed from one-party to multi-party democratic politics, through the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Electoral Law” and “Political Party Law”.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hama Cha Mapinduzi (CCM) has maintained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anzania and its authority over the government in the country. It has the political feature of predominant party system, which one party dominates the state power, occupies the ruling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 and maintains a stable control of the majority of seats in parliament.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political model of party politic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anzanian uniqu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In the meantime,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political parties is also gradually changing indicated from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political parties in Tanzania’s presidential and national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This requires that the ruling party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strengthen party building, improve the abilit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governing politics, take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s the focal point, and promote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Party Politics; Electoral Politics; Tanzania; “One-party Dominance”; Chama Cha Mapinduzi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